# 乱欲红颜

（１）

很意外正值春暖花开，柳絮飘飞的时节。此时的江南水乡风景秀丽，景色宜人，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

如蓝，春意盎然，犹如纤弱的窈窕女子含羞坦开她怀春的情怀，引得才子佳人纷纷巡车出游，流连忘返，便谓千百

年来的梦都流水无痕，云淡风清，埋葬了多少英雄梦，凝痴了多少情中人。往来各地商贾路过江南纷纷稍作停留，

要么流连青楼妓院，要么就享受一掷千金的奢侈生活，因而很多人都把江南比作销金窟，只要有钱就可以随心所欲

的挥洒，在江南享受到绝无仅有的人生乐趣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在许多人的想象中，在江南的生活

应该是美好的，繁华如梦，有的是名马香车，佳人美酒，羡煞旁人；文人雅客，才子诗篇，足够风流。

然而，现实与想象总是有差距的。毕竟有钱的人家只有少数，懂得寻欢作乐的即便不是王子公侯，也是有钱的

世家公子哥儿，他们多乃家境富裕，加之年少轻狂，热衷攀比，出手阔绰，挥金如土，多数平民百姓依旧要为生计

忙碌奔波，风餐露宿，很少有人把不多的银子扔到不必要的场所此时已过凌晨，初阳升起，红灿灿地照着大地，过

往的路人络绎不绝，在路边的一棵大树下，衣冠齐整地横卧着个人，很明显在树下睡了一晚上，路上行人的想法保

持惊人的一致，把他划到穷人的行列里，这个人多半是没钱住旅店的。

一滴凝聚叶尖的露水沿着润滑的叶茎，轻轻滚落，不偏不倚，正好滴入躺在树下的秦澜嘴里「我在哪里」，秦

澜舔了舔嘴唇，瞬即感觉不对，这是哪里来的水呢，睡眼惺忪，摆首向两侧张望，自己竟然躺在野外，身后靠着一

株大树，树旁一条铺垫整齐的宽敞泥路，路过的行人都是用好奇的眼神望着他，看他们的穿着都像足了古人服饰，

秦澜不禁迷糊起来，影视城？在自己的记忆里，并没有哪个导演叫他来客串啊，难道苍天开眼了，不忍埋没自己的

演艺才华？

这个秦澜其实是现代人，他很不幸的被卷入了时空旋涡，糊里糊涂的，就来到了眼前他一无所知的时代。他猛

然从树下站起来，又懒洋洋地舒展了一下筋骨，打了个哈欠，奇怪了，怎么自己像是在树下睡了一夜，浑身麻木，

怀着极度不解的心情沿路走下去，毫无目的走了半天，还是认不出来是在哪里，使劲瞅着边上，也不见得怎么熟悉，

他简直就要到抓狂的地步了。

「这里是什么地方，怎么这里所有的人都穿得这么奇怪？」秦澜异常困惑的用双手挠着脑袋瓜子，无辜得对这

个莫名其妙的地方抱怨。

「我来到了哪里，会不会我发现新大陆了？。」

他的异想天开马上就被人无情的破碎了，「秦兄，你果然是在这里。我可找了你好久，听人说秦伯父前几天去

了，你变卖了房子，准备要离开杭城，我着急死了，以为今后就要再也见不着秦兄了。」

一位头带精致玉冠，身穿白色锦衣丝袍，不用猜测就知道是有钱人家的公子，骤然见着他，万分惊喜的朝他这

边跑过来，「早上一醒来，突然想到你之前常来南郊赏花游玩，便过来找找，你果然还在。」

「怎么回事？」

秦澜疑惑得望着眼前的少年，自己根本不认识他啊，听他的语气应该是认识自己的，表情诚恳也不像是骗子，

心里就想何不向他问清楚这是哪里，他就顺着对方的话说下去。

「奇怪了，我也不知道为何会在这里，我糊涂了，妈的，这是哪里」

「秦兄以前不是常来的吗？先不要管那么多了，你别急着走了，现在没地方去，就暂时住在我家吧，我家客房

尚有很多，秦兄住我那里是没有问题的」

还好，他听不懂秦澜那句骂人的话，又想到他一夜之间人忘家破，难免会有所失言，也不放在心上，诚心劝道

：「以秦兄的才华，满腹经纶，出口成章，假以时日，自当能够考取功名。」

「那怎么好意思呢，那样会给你添麻烦的。」秦澜不敢贸然应答，听到考取功名就晕了，心想莫非我是真的来

到古代了，想要出人投地还要读那个牢么子论语什么的，那不就要了自己小命吗。

「秦兄这样说就太见外了，你和我一起长大的，又是多年同窗，如今秦兄家里遇到困难了，我帮忙也是应该的。

况且这么点事儿，对我们容家来说轻而易举，连麻烦都算不上。」少年公子甚是热情，一副任何人见了都不忍拒绝

的表情。

「既然盛意拳拳，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秦澜迷迷糊糊的来到此地，确实还没有住的地方，既然有人帮自

己解决了，实在是再好不过了。

「秦兄好象突然变得客气多了。」少年公子满脸疑惑，望向他的眼神颇有点怪异，像是重新认识他一样，上下

打量着他。

「失态，失态。」秦澜打哈哈搪塞而过，却是心知肚名，哪里，我一直都是这样，只是之前你未曾发现而已，

此秦澜非彼秦澜，同名却不同人，他也不急着点破，在弄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之前，自己还是随遇而安为好，既来

之，则安之。

秦澜与少年公子同行，他不识得路，一步步紧随其后，来到一座气派凛然富丽堂皇的府第前，抬头见上面写着

「容府」两个龙飞凤舞的大字，他跟着走了进去，中间一院子，假山石泉，奇珍异草，琳琅满目，穿廊过巷，到得

大厅，那厅堂更是极尽奢华，一应陈设，应有尽有，瞅准时机拉了个下人，把他所有想要知道的事情一问。

那下人被他搞得丈二摸不着头脑，一肚子不解，秦公子这是怎么了，他原本不是就是三公子的常客么，明知故

问，不会是存心作弄自己吧，当着面不敢说，却也谨慎的一一作答，等秦澜问完放他走，总算在背后得出秦公子多

半变成白痴了的结论秦澜好不郁闷。

他从下人口中得知，少年乃是容家三少爷，和自己在同一书院念书，平时往来亲密，看来他的想法终于得到了

证实，我真的来到古代了，当然还闪过一个念头，我居然还要读那个掉书袋的四书五经，让我去死了算了。还好秦

澜也只是想想而已，像他这么爱惜生命的，刀架在他脖子一定会出声求饶的。既然回不去了，不如就在这个时代放

手一博，就凭自己的横溢才华，指点江山，封官加爵，王侯将相还不手到擒来，到那时就应有尽有，香车宝马，金

钱美女也自是囊中之物，哼哼，秦澜好不得意。

一放开心胸，便感觉浑身轻松，疑惑还是有的，就是为何自己会无缘无故的出现在此地，还有没有跟自己一样

的其他人呢，原来的那个时代大概把自己列入失踪的行列了，街头上也该挂满了自己帅呆了的大头照，唯有希望不

要把医治性病的广告贴在上面，要不然自己的形象就全给破坏了容韶华吩咐下人安排秦澜的食宿，他带秦澜居住容

家，未经娘亲同意，只不过他不说，下人不说，娘亲自然也不会知道，偌大个府邸，多个人容易得很。

（２）

容家珠宝行的倒闭风波容家珠宝行就要倒闭了，几乎满城的人都在传言这条消息。听闻这个消息初时是从容家

秘密透露出来的，原先容家珠宝行本来接了一大批定单，还有很多是准备送去京城献作当朝廷贡品的，本来是天大

的一件好事，如果成了，名声必然在外，一来不仅能够拉拢人心，而且贡品上交朝廷，要是得到当朝天子或朝中贵

人的赞赏，那就是无比的荣耀，孰料在一切就绪，眼看就在筹备开工制作，珠宝行最重要的制作工坊发生了一场火

灾，将所有的制作工具都烧毁了，还烧死了几个技艺精湛的老工人。

本来容家向外封锁了这个消息，除了管事的几位人员外，哪怕就是容家的家人都不清楚这件事情，岂知天下没

有不透风的墙，仿佛是在一夜之间，杭城就传便了容家珠宝行制作工坊在一场大火里烧掉了。街头巷尾到处都有人

争先传言，容家就要破产了，还有些贩卖珠宝的商人打起容家破产贱卖的旗帜，同样那些小点的制作工坊纷纷冒出

水面，四处鼓噪拉拢人心，一下子弄得满城风雨容家珠宝行却已无力管这么多了。容家现在是自顾不暇，既要处理

在大火中被烧死的工人后事，又要想办法重建制作工坊，还要尽可能完成就要到期的定单，维持容家珠宝行的声誉。

容家珠宝行向来很是守时的，也就是这个原因在珠宝界获得了良好的口碑，只要它应允了日期，就一定会在规定时

间内做好「娘亲，现在我们要该怎么办，有几笔定单要求的期限马上就要到了，制作工坊烧掉了，短时间内不可能

重建」，总算处理完大火善后的事情，容琳吹弹可破的俏脸略显憔悴，她向着自己成熟美艳的母亲，秀眉微颦，一

颦一皱间显得有点焦急，晶莹如玉般挺直小巧的瑶鼻轻轻抖动，丰满可爱的小嘴微微喘气，浅绿的短袖罩在曼妙的

身上，露出一截洁白如玉藕的手臂，雪白的颈子垂着一头柔顺的发丝，清丽脱俗，秀美绝伦，静立如含苞待放的幽

深百合，散发出淡淡的处子芬芳，那么得典雅、尊贵，又是那么的淳朴、温馨，举手投足间充满了大家闺秀温柔如

水的文静气质，清新可人容紫音看着连自己一向沉静如水的女儿都失去了往常处世不惊的姿态，自然也是悲痛万分，

本来容家珠宝行的名号在江南一带小有名气，尤其在精湛出众的制作珠宝工艺方面，已算得名闻一方，引领风骚了，

没想到天有不测风云，人算终归不如天算，一场大火就把容家带入了绝境，眼看着容家珠宝行几代的基业就要毁于

一旦。容紫音心中叹息不止，难道容家真的就要从此一蹶不振了吗。她是年过三十五的美妇，眉如春山，眼若秋水，

一颦一笑之间既给人少女般的清丽明媚、玉洁冰清，同时又有成熟贵妇特有的雍容典雅、端庄高贵的气质，丰挺的

秀鼻下是一张充满诱人光泽的红艳性感的丰唇小嘴，微翘的嘴角挂着一抹恬淡的迷人笑容，一袭紫色罗衫轻披丰满

婀娜的身上，鼓鼓的胸脯将衣服撑的紧紧的，隐隐可见乳房完美的弧线，仿佛只要轻轻将衣襟拉开，那双颤巍巍的

玉乳就会破衣蹦出，下身同样是一件配套的紫色长裙，在并拢的玉腿和小腹之间，微微凹陷形成倒三角，隐约露出

主人裙底的春光，令人产生无尽的遐思，裙子在高高翘起的肥臀收得略紧，将她丰满圆润的臀部曲线呈现的淋漓尽

致，裙子后面在膝盖部位有一条小口，两条白玉般的美腿从撩起的裙底暗泻春光，顾盼间风情万种，举手投足尽显

成熟丰韵，无不显出她诱人的熟妇风姿，何况由于生在富贵之家，平时保养有方，曲线傲人的身材愈发惹火动人，

远非她女儿青涩的身体可比，就像熟透待人采摘的葡萄，娇嫩欲滴，浑身上下有股美艳高贵的风情，只要男人见着

她玲珑有致的身体，不由得就会生出狠狠把她压在身下的绮念。「当前最重要的是稳定人心，客人们如果要求赔偿，

我们就按照契约上的要求进行偿还」，容紫音斟酌了半天，现在也就只有这个办法了。「可是珠宝行里已经没有多

少现银了，都拿去购买原料，还有那场大火的损失，况且赔偿……」，容琳不敢想象，她自帮助母亲打理珠宝行的

生意以来，遇上都是大宗交易，如果只有一家要求赔款的话，以容家现在的财力还能承受，要是全都要赔偿的话，

那将一个是惊人的数字，这绝对不是容家可以支付的。

「琳儿，你放心好了，银子的问题娘亲会去找钱庄老板商量的，你父亲生前跟他合伙做过生意，他开钱庄还曾

受到我们容家珠宝行的资助，这个忙他必定会帮的」，容紫音虽然口里这么说，心中其实并没多大把握，前夫与钱

庄老板确实有过交往，不过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她说这话只是为了安慰女儿，事实上，她对钱庄老板也是不甚知

了。

容琳听了娘亲的一番话，心中总算稍微有些放松，但想到贡品，心里又是一紧，「娘亲，还有贡品怎么办，那

可是要献给朝廷的，若是不按期限做好的，怪罪下来，那该如何是好。」

容紫音轻柔抚摩着女儿柔顺的发丝，内心泛起一丝苦涩无力的滋味，强颜欢笑，「放心，我会去知会一下知府

大人，还有娘亲在呢，你不用担心。」

殊不知，容家几代在江南做珠宝生意，容家珠宝行可谓一家独大，生意兴旺，积累了不少家产，却也让不少人

眼红，便千方百计想着搞垮容家，珠宝行的这把大火就是杭城知府和钱庄老板暗中捣得鬼，容家珠宝行凭着名闻江

南，在杭城里做着大宗生意，竟然不卖知府老爷面子，平时喜庆也未见容家前来祝贺，让知府老爷很是生气，酒席

间与钱庄老板说知了，钱老板便略一献计，私底下约了杭城附近一带的所有珠宝商人，挑拨他们纷纷向容家定做，

连同每年一度上献京城的贡品，等到与容家立了字据，暗中趁其不备派人一把火烧了容家珠宝行的制作工坊，让容

家无法在约定的时间内完成定单，到时候容家自然无话可说，要让它低头必然是轻而易举容家对此却是一无所知，

只以为那场大火是天灾人祸，出了事故就想办法弥补，正好陷入了他人的暗算，就像猎物一步步走入猎人布置好的

陷阱。一场阴谋正悄然笼罩在容家的上方，当真是有人哭来有人笑。

（３）

钱多的发展史钱多钱庄在江南一带是很有名气的。江南本来还有好几家钱庄，可自从开了钱多钱庄后，其余的

几家钱庄就接二连三的出现了问题，不是人们存入的钱被下人卷跑了，就是传闻与匪徒强盗有勾结，被官府查出来

后如数充公了。

事实的真相不得而知，反正到最后就只剩下钱多的这家钱庄了。而人们又总是善忘的，在钱多的利诱下，纷纷

把自己的钱存入有人揣测钱老板与知府大人串通好的，只是未尝亲眼所见，事情真相是否如此也就不得而知了。

话说这个钱多，早些年考秀才屡屡不中，人生很不得意，一天到晚骗吃骗喝，却在一次和一群地痞流氓打架斗

殴中，偶然救下了当时也算得上家财万贯的柳员外的独生爱女柳春水，被老眼昏花的柳员外误认为少年侠义，前途

有为，遂招赘上门，很幸运地迎娶了柳春水为妻，过的几年，柳员外一命呜呼，他便理所当然的继承了柳家殷实的

家产，就放开手脚尽情挥霍，一日他心血来潮，想到自己这样消耗无度，家财庞大的柳家也总有会被淘空的一天，

就开始用尽一切办法敛财，看到人们都把钱就存入钱庄，何不自己也开个钱庄出来，让人把钱存入自己的钱庄里，

然后自己再把钱借给别人，收取高利贷。

他心智开窍，这么一想，头脑就灵活了，懂得钻营拍马屁了，地方上知府是最大了，想尽办法奉承知府，不时

送上奇珍异玩，还真让他巴结上杭城知府薛伊，把想法跟薛知府一说，薛知府拍腿即合，要知三年清知府，十万雪

花银，说得就是官商勾结，有了共同的利益，你喝羹来我分汤，钱多开得钱庄，那入手的银子就自然多了，有知府

老爷在背后撑腰，借了钱的谁还胆敢不还几年来，钱多自忖知府老爷与自己同乘一船，在杭城还有谁敢钱庄的事，

便无后顾之忧的横行霸道，耍尽手段，明争暗抢，几乎杭城一带的人都知道，凡借了银子不还的，钱多都会不顾情

面收了他的田产，钱庄像越滚越大的雪球，也因次迅速的膨胀壮大无论何时，权利是永远保障金钱和利益的不二手

段，纵使有时它也能轻而易举的剥夺他人财富。

在杭城一带的生意场上，大户人家谁不遇上那么一两回缺钱的事，还不都要找钱庄，自然要巴结钱庄老板了，

钱老板可谓春风得意，出尽风头，好不快活，在杭城的上层社会上，他也算是呼风唤雨的人物了。俗话说，饱暖思

淫欲，钱多却还有点放不下心的，他在柳春水的肚皮上没少下工夫，妻子的肚子还不见得有何起色，尚未给自己添

丁加儿的，自己偌大个家业总不能没人继承。却说钱多早年来入赘柳家，那时他一无所有，还是那种天天被人唾骂

的主，在柳家不敢大气说话，时日久了，就养成了怕妻子的习惯，不敢在柳春水面前谈纳妾的事，处心积虑在外面

买了个钱家别院，玩起金窝藏娇来了，他天天在别院风流快活，妻子那头只是隔三差五的应差般了事，说来也怪，

反而柳春水先行怀上他的孩子了。

钱多好不容易才得一子，刚开始有点疑惑，想着自己时来运转，多半吃得壮阳药有了成效，也就不疑有它，把

儿子当成心肝般供奉。柳春水心里却是明白，她和钱多好合多年，也未见肚子有何反应，求子心切，加上钱多把自

己丢在家里，不闻不问，自己老是欲求不满，生理上的需求因为浑熟的肉体，殷切需求男人的慰藉，就偷偷勾引府

上的下人，瞧着哪个俊俏点，便与他干起了那偷鸡摸狗的勾当，过不了多久肚子居然大了，她便心知肚明，肚子里

的孩子定然不是钱多的，许是自己与下人偷情后怀上的。她没有说破，钱多也自然被埋在鼓里，可怜被人带了绿帽，

还心甘情愿抚养着别人的儿子那日，钱多偶然看到进庙上香的容紫音，顿时被她美艳成熟的丰姿给迷住了，想着自

己玩过的女人里面还没有像她这样妖艳的，不知玩起来是什么味道，他便想尽办法接近容家，企图把容紫音这个美

妇搞到手，他的想法是美好的，怎奈容家家大业大，在江南根深叶茂，与钱庄素来没甚交往，凭自己一人动又动不

了它，就只好暂时放弃，却不放弃等待时机，如今知府大人提出来了，顿时喜出望外，把早就想好的计策献上，果

然得到了知府大人的赏识。

钱多想到容家屹立不倒的原因就是在珠宝制作工艺方面有它的独特专长之处，若要搞垮容家，自然要从它的珠

宝制作工坊下手，除去它所依赖的东西，最好是用一把火它烧掉，而以容家的财力，即使烧了还是能重建的，所以

仅仅用火烧仍是不够的，还要想办设法让容家失去重建的能力容紫音找上了钱庄，钱庄老板钱多好象早就知道她一

定会来一样，吩咐好下人如果容夫人前来，就让她到钱家别院去找他。这个钱家别院是钱多开钱庄多年后买的，如

果钱庄有事都要在这里商量，并没有让家里人搬过来，不过那些知道钱多为人的心里都清楚，表面上说是钱庄的事

情，暗地里金窝藏娇，这里其实是钱多平时寻欢作乐的地方。「我有什么理由帮你呢？」钱多丝毫不奇怪容紫音的

到来，容家珠宝行的事情他知道的一清二楚，他就是想方设法搞垮容家，因此心里盘算好了，容紫音是自己垂涎已

久的美妇，趁这个机会就把她占有了。

「钱老板初时开钱庄曾受过先夫资助，难道忘了吗。今天珠宝行资金周转上出现了问题，求你能够拨出点钱，

帮我们容家度过眼前的危机，过后自然会原本带利偿还钱多一眨不眨紧盯着她丰满的胸部，艰难得吞了吞口水，」

容夫人，看在你前夫的份上，我可以考虑帮你，不过我是一名商人，没有好处的买卖我是不做的，我想问问，要是

我帮你会得到哪些好处？容紫音虽然不满他落井下石的做法，想着能救容家的只有钱庄了，却还是用语气十分坚决

地回答，「只要容家珠宝行有的，钱老板尽管开口」，她想着只要眼下救下珠宝行，待得珠宝行恢复元气，只要花

钱就能买到的东西，哪怕再昂贵容家还是能够承受的，无论怎样都比现在半死不活的要好钱多摇摇头，色咪着眼睛，

「想知道我要什么吗？其实很简单，你现在就有我要的东西容紫音不曾多想，心头一喜，」就请钱老板说出来「你

当然有的，就看你肯不肯做了」，钱多瞅着她高傲凸透的身躯，眯起眼睛，「你的身材这么好，我看不如把衣服脱

了吧，我这样说容夫人理解了没有。」

容紫音在来之前就已经做好准备了，她早知道钱多不安好心，只是没想到他居然开口要拿自己的身体做交易，

不禁艳容大变，如果她同意了用身体换取钱庄的银票，以后还怎么有脸回去见人，她果断得回答，「不行，钱老板

的条件恕我不能接受，我一妇道人家自然要守妇道的。」

钱多垂涎着一脸淫笑，在一个盒子里掏出颗药丸大小的珠子，「这定颜珠是我花了上万两银子买来的，一共才

三颗，有驻颜养容的效果，只要放在下体，就可能延缓容颜衰老，这可是天大的好处。你把这颗珠子塞进那里，我

就会答应你的要求」钱多，你太无耻了「，容紫音娇叱道，花枝乱颤，胸前傲人的高峰也上下晃动，风景好不煞人。

「容夫人可要想清楚了，只要用自己的身体就能救下容家珠宝行，多么简单的事，那个难道不是你的心血吗？

现在大概只有我才能帮你了，你就忍心就这样看着容家珠宝行破产。啧啧，如果没有我的话，容家马上要从江南世

家的名谱里消失了。」

「没想到我把钱老板错想成好人了」，容紫音冷冷得回道，美人就算生气的样子也别有一番风情，「我告诉你，

即使容家除名，我也绝不会答应你的要求」。

「既然来了，你以为还能走吗，容夫人，这可是我钱家的地盘，不是你们容家大院，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我

告诉你，这个世界没有我钱某人得不到的东西，别说你的身体，就是你们容家珠宝行也已在我的掌握之中，没有我

钱多，你们容家在江南迟早都要除名了。」

容紫音娇艳的面容上流露出一丝不屑，表情厌恶，不打算再理他，施施然转身就走，殊不知她的动人风情已经

挑起了前面这个男人的占有欲钱多恼羞成怒，见软的不行，就来硬的，狰狞着扑上去，把容紫音扑倒在地上，死死

压在身下，一只手持着定颜珠从她的裙子下摆伸进去，探得双腿间毛茸茸的一团，用力扯开亵裤，将那颗定颜珠塞

进容紫音胯间的细缝里。那颗定颜珠一塞进容紫音的阴户，遇着她的淫水，立时就化了，融入她的身体里。容紫音

哪里预料到他竟敢这么明目张胆的行凶，夹紧双腿已是不及，只感到他的魔爪摩挲自己的腿根处，下身被异样的东

西充实，接着马上就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是隐藏深处多年的情欲之火瞬间涌上来了。

钱多挑逗着容紫音的敏感地带，瞧着定颜珠药性发作了，方才让她挣脱，自己一跃而起，站边上欣赏艳妇渐渐

动情的撩人美态，「容夫人，我保证会让你欲死欲仙的，你还犹豫什么，快点把衣服脱了」。

容紫音犹豫半天，尽管内心有个声音在响，不要，千万不要在他面前脱衣服，脑海里却驰想着云雨缠绵时那种

销魂蚀骨的感觉，终于还是忍耐不住身体炽热的欲望，缓缓把手伸向自己的衣襟，一件件脱掉，露出白皙美妙的赤

裸胴体，最后一丝不挂的站在他面前。

「想不到平时姿态端庄的容夫人也会有这么下贱的一面。我很早就想尝一尝你这个贱妇的味道了，看你平时装

得多么高贵，也还不一样要被男人不错，怎么，想让我干你吗，求我啊」，钱多一眨不眨盯着眼前熟美丰满的女体，

该凸的凸，该凹的凹，一张成熟美艳勾人心魄的脸庞，迷人丰满的胸部，高挺着一对圆润的酥乳，沉甸甸而不下垂，

修长白嫩的玉腿，肥厚性感的隆臀，腿间诱人浓密的黑森林，因情动上面沾着亮晶晶的淫水，肥美饱满的阴户早已

湿透，若不是乳房有哺育过孩子的淡淡乳晕，谁也瞧不出来这是已经有过三个孩子的身体，在她身上丝毫不见岁月

的痕迹，实在是美艳之极。

果然是天生尤物，当真是女人中的极品「，钱多喉头轻响，双眼发直，连吞几口津液容紫音内心有个声音叫着

不要，意志却被身体强烈的欲望折腾得无比脆弱，体内像有成千上万只蚂蚁撕咬着她，尤其阴户瘙痒难耐，万分渴

望肉棒的插入，让她难以忍受，颤抖着声音，」请干我吧，用你的大肉棒插入我的身体里钱多欲火旺盛，心头忍耐

不住，走到容紫音边上，一口叼住那鲜艳欲滴柔软丰厚的双唇，细细品尝起身下贵妇的滋味，双手一寸寸抚摩着她

的身体，从高耸乳房划过幽深乳沟，玩弄起光滑饱满的小腹，最后将魔爪伸到容紫音芳草凄凄的胯间，两个手指挤

入她湿润的阴户，玩弄蚌唇间的花豆，直到下身坚硬无比，解开裤带，整个人压上去，阳具熟练地探得容紫音丛林

间的那条潺潺流水的肉缝，将肉棒整根插入，一直顶到容紫音的花心处。容紫音动人的玉体一阵颤抖，被钱多轻柔

的爱抚弄得娇喘连连，水蛇般的腰枝不停扭动，多年未承受男人雨露恩泽的身体情动不堪，加上感受到下体传来被

肉棒充实的美妙快感，雪白的脖颈间不禁发出满足的腻音。

钱多毫不在意身下的美妇有什么想法，只管不停地耸动阳物，在容紫音成熟美艳的身躯上纵横驰骋，肉棒有规

律的随身体摆动在她的体内摩擦。

容紫音在钱多的身下婉言娇吟，想着自己的身体已经被他玷污了，可自己的心里却十分的期待，不仅感到万分

的羞愧，「难道我真得是淫荡的女人吗，身体这样让他插也会兴奋。」

「你好久没尝到男人的滋味了吧，是不是特别想念被男人干得欲死欲仙的味道？」钱多感受着从肉棒传来像未

经开垦的蜜穴异常紧凑的舒爽，一边欣赏身下妇人痛苦的表情，一边不停的抽插着她湿淋淋的阴户。

「你的身体被我植入了定颜珠，知道除了能延缓容颜衰老外，还有什么功效吗？」钱多要收复身下的这个熟妇，

决心从肉体到心理上彻底打垮她的自尊心。

容紫音给他抽插得麻木不堪，快感连连，已经忘了自己身为妇人的矜持了，若不是还有一丝羞愧，早就丢兵弃

甲，溃不成军，失神得摇动着臻首。

钱老板揉搓着她丰满的双乳，感受到双峰由于主人的兴奋变得更加丰满结实，和富有弹性，不禁十分得意得道，

「我告诉你，植入了定颜珠之后，你的身体会变得越来越敏感，只要轻微揉动身体都会变得很兴奋，到那时再也拒

绝不了男人，不管是谁，只要稍加抚摩就会挑拨起你的情欲，若是得不到男人的安慰，那种感觉就只会越来越强烈。」

容紫音听闻，自己不是要变成发情的浪女了，扭动娇躯，奋力挣扎，「你这个恶魔，放开我，我不要变成那样」，

殊不知她越是扭动，反而加深了与钱多的紧密接触，更将其欲望完全挑了起来，钱多在她身上获得快感就越是强烈，

他毫不舒爽地肆意狎弄着熟美妇人的丰满肉体，一双粗糙的大手揉捏着容紫音身上的每一块肌肤，桀桀淫笑着，「

嘿嘿，真想不到没有男人的滋润，你的身还体会保养得这么好，看来就是等着被人奸淫的，你这个淫娃荡妇，还在

我面前装出一副高贵的模样，还不要一样在我的身下求饶。」

容紫音养尊处优多年，在容家也是尊贵无比，哪容得他淫声秽语的侮辱，忍不住大声尖叫，「我不是荡妇，你

快放开我」钱多深深挺了下阳具，一直插到容紫音的花心处，「你都这样被我玩弄了还不是，在床上你就是个荡妇。」

双手毫不停歇的胡乱作怪容紫音被他玩得死去活来，娇躯在一阵轻颤过后，从湿润滑透的蜜穴里喷出大量乳白汁液，

把钱多肉棒插入的下体淋湿一大片，完全被征服的肉体变得软弱无力，已经无法动弹，意识却因得到高潮逐渐清醒

过来，「求求你，快放开我」，多半呻吟，多半哭泣，成熟美艳的身体说不出的淫霏浪荡。「我要射了」，钱多在

容紫音如泣如诉的哀吟下，终于把守不住阳关，粗喘着气，紧绷身体蓄势待发，下身紧密无间的贴上容紫音湿答答

的阴户。

不要射，不要射到那里，快拔出来射外面，你射里面我会怀上孩子的「，容紫音苦苦哀求道，她知道射进来意

味着什么，那里只属于她前夫占有的地方，虽然身体早已经玷污了，但总还没有被侵犯过的地方，一旦子宫沾上钱

多的种子，连想要守住的最后一点贞洁都没了，甚至可能会因此怀孕，容紫音明知做什么也没用，她还是拼命的挣

扎，尽可能夹紧丰满白皙的肉腿，丰臀下沉，想要摆脱被内射的命运，可惜女人的身体是抗拒不了男人的。钱多心

里早就想好自己就一个不出息的儿子，指望他继承家业恐怕是不可能的了，趁奸淫容紫音的机会，让这个熟美妖艳

的贵妇给自己生个儿子，他死死顶住下身，双手扶牢她的腰部，无论如何都不让她挪开，腹部猛烈收缩，阳具借势

将滚烫的精液射入容紫音的蜜穴深处，连续好几炮，溢满了容紫音幽深的蜜壶，乳白的阳精顺着两人的结合处流出

来，滴落在床上。容紫音感受到娇嫩的花心像被火烫了一样，心知他已经完全射进来了，内心无奈的哀叹，现已成

事实了，蜜壶被这样大量的内射，想不怀孕都是怪事了，只是自己身为容家堂堂的一家之家，何其尊贵，不仅肉体

供人奸淫取乐，子宫深处还却沾满了他肮脏的阳精，以后说不定还要给他生个孩子，艳容凄然的抹过一丝羞愧难当

的痛苦，她等钱老板在自己的体内射完后，把他从身上推开，拿了件衣服擦拭干净下体，站起来穿好衣服，整理好

被忘情奸淫弄得凌乱不堪的披肩发丝，立马从刚才还在男人身下哀吟泣诉的荡女淫娃变回仪态成熟气质雍容的美艳

贵妇，她尚未恢复的如丝媚眼瞅了眼钱多的下身，瞧见那条在她身上纵横驰骋此刻垂头丧气的丑陋肉棒，心想刚才

就是它给自己带来前所未有的快感，自己已经很长时间未曾享受到了，她慌忙抛开这个荒唐的念头，暗中责骂自己

居然会迷恋这个禽兽的奸淫，转起找钱多要商量的事情，」我的身体钱老板你已经得到了，我的要求是不是也该实

现了钱老板沉醉在迷人的肉体快感中，眼珠兀自在她丰隆的身体上游走，「既然是容夫人说了，银子方面当然没问

题，只是你的身体这么好，不让人玩弄就实在太可惜了，如果以后你听话点，什么时候我需要了，你就要出现，容

家就不会有事，否则的话，我可不考虑会出现什么后果。」

他说这番话纯粹是多余，他料定自己是容紫音植入定颜珠后征服她的第一个男人，日后不管什么样的男人进入

她的身体，也不会有比自己给她的快感更强烈了，到那时她的身体绝对是拒绝不自己的要求的。容紫音想着反正身

子都失了，现在还没得到他的银票，还是先行忍住，「如果钱老板能够按照我的要求，我自然会让钱老板满意的这

一切都被钱多的儿子钱聪看在了眼里，他其实早就垂涎成熟美艳的容紫音了，常常把她当成自己奸淫的对象，就是

苦于没有机会接近她，没想到自己的父亲买了什么好东西，竟然轻而易举的帮他做到了，心想容紫音刚被父亲不错

过，她肯定会避开众人，自己何不偷偷跟在后面，然后……嘿嘿，这让他内心蠢蠢欲动的淫兴一下就高涨起来了。」

容姨，你就乖乖等着我的奸淫吧「，他窥视着父亲奸淫容紫音，一手套弄着自己的阳具，想象着已经压在美艳性感

的容紫音身上，狂不错着她美妙的身体，不一会就达到了高潮，一股股乳白的精液射向空中，溅落到地上，深陷自

责的容紫音从钱多专用于淫乐的房间里走出来，盈光肉致的丰满玉腿迈着端庄的步子，正好从钱聪射落在地上的阳

精上踩过。）

（５）

容紫音的沦落容紫音在回去的路上，阴户里粘湿湿的，钱多射进蜜穴里的阳精慢慢倒出来，顺着她修长丰满的

大腿往下流，遇着空气，有种凉飕飕的奇妙感觉。她真为刚才的自己感到羞耻，自己在钱多的挑逗下，居然会变得

那么淫荡，身体被他的肉棒奸淫，也会变得前所未有的兴奋，一路上她只顾沉浸在刚才的凌辱中，丝毫没有觉察到

背后有人跟随……

容紫音没有到珠宝行，她想这个样子被容琳看到，以女儿的精明善察一定会让她看出端倪来，而是急匆匆地回

到住处，等回到容府，天色已是黄昏时分，容紫音吩咐下人烧水洗澡。

钱聪跟着她来到容府，说是要找三少爷，那下人认得他是钱家少爷，也没拦他，他进得容府，却觅得容紫音的

房间，偷偷潜入进去，脱光了衣服躺在床上等着容紫音洗完澡，披着薄纱睡衣，无限美好的身躯更显得惹火动人。

她骋婷走回房间，跨入室内，转身关上房门，想要上床睡觉，一揭开被子，就发床上躺着个赤身裸体的男子。

「你是谁，怎么进到我房间里的」，容紫音以为是小偷进入她的房间，待看得仔细，认出来他是钱多的儿子钱

聪，和自己儿子容韶华是同窗，之间有过来往，皎洁的艳容无比的冷漠清冽。

「你洗澡的时间还真长，可让我等得有点迫不急待了，容姨」，钱聪淫笑着站起，顿时下身昂扬暴怒的阳具落

在容紫音的眼里，「让我好好的安慰你。

「你想干什么」，容紫音哪里料到他敢这么大胆，暗中却是忍不住忖度他的阳具尺寸，心想也不算小了，「你

不要乱来，这是在我房间里。」

「不要了，容姨，你别装出不食人间烟火的样子」，钱聪扑上前抱住艳容绯红的容紫音，两手分别进攻着她的

肥美乳球和下身禁地，即使隔着一层衣纱，他还是感受得到容紫音玉乳的坚挺柔软和皮肤的光滑细腻，口中也不停

歇得挑拨着她，「刚才你跟我父亲做什么我可看得一清二楚，容姨叫床的声音还真是动听呢。

ｌ」我是你的长辈，你胆敢对我无礼，还不快点放开我「，容紫音袍底下有东西爬行，正沿着峰顶滑落幽谷，

妩媚的艳容上微现怒意，玉臂奋力挥舞，试图把他推开，由于刚才洗完澡，她只穿着一件单薄的白色纱衣，隐约映

出傲挺的双峰上两粒熟透的粉红蓓蕾，下身那若隐若现的黑色丘林充满致命的诱惑，」那是我和你父亲的事，与你

无关。「

「容姨你不要挣扎了，你的身体是拒绝不了男人插入的」，他一只手解开容紫音的衣衫，揉捏着她胸前的那对

豪乳，沉甸而不下垂，饱满而不失弹性，丰满的乳肉在他的手中被挤压出不同形状，一手不断地在容紫音圆润丰隆

的香臀和光滑的腰背上游走摩挲，嗅着熟妇刚刚洗完澡散发出来的醉人清新的淡淡体香，「我父亲就我一个儿子，

以后他的还不都是我的，你只要乖乖得从了我，他能给你的我一样也能给你。

容紫音身体自植入定颜珠后，肉体变得很容易动情，况且加上又被钱多不错烂了的身体，已经引发了体内压抑

十几年的渴求，现下是一个男人在抚摩着自己，情欲已经被挑拨起来，轻声呻吟起来，想到要自己的肉体又要被钱

多的儿子不错弄，不禁感到万分的兴奋，同时又觉得羞耻，自己难道真的是淫荡的女子吗，随便让人奸淫肉体还会

变得兴奋。

钱聪高举热气腾腾的肉棒，正对着容紫音湿淋淋的阴户，奋力一挺，立刻就感受到肉棒进入了温暖湿润的蜜穴

内，内心高炽的欲望中有个声音呐喊，「啊，我终于占有这个女神般高贵的艳妇了，现在我要尽情享用她熟美的肉

体。她的身体是属于我的，我要玩遍她身上的每一个地方。

容紫音感受到空虚的下体终于被钱聪的肉棒填满，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似乎有着说不出的快感，「啊」，满

足得娇呼出声。

「娘亲，你怎么了？」容紫音的二女儿容静住得离她的房间不远，容静正好走回房间，听到她娘亲的房间里传

出异样的响声，感到有点奇怪，以为娘亲房间里发生了什么事，就走过去问问。

钱聪听得外面有人，屏气压住狠不错一番身下熟妇的念头，坚硬有力的阳物紧紧顶着容紫音湿答答的阴户，一

动不动得等着她回话，双手却不停得肆意胛弄她胸前高耸丰满的圣女峰和成熟美妇腰际的丰隆翘臀，心想母亲的那

身熟肉也算得上成熟美艳了，却没有容紫音更能能给人带来征服的欲望，仿佛是男人就要尽情占有这种熟美的妇人。

容紫音是有苦难言，她心知自己现在的姿势有多淫荡，衣衫半解，下身蜜壶里插着比自己小好多岁的少年的肉

棒，高耸傲人的乳房也落入他的手中随意把玩，要是这个偷情的样子被女儿看到，自己还有什么脸面活着，只好口

中应对女儿道，「没什么，娘亲今天身体有点不舒服，想早点休息，待会吃饭不要叫我了。」她这样说完，没由得

跳出在女儿面前被男人玩弄是什么样子的念头，顿时娇躯来得一阵心悸，蜜穴里的嫩肉也进行有节奏地收缩，紧紧

包住钱聪坚实的肉棒。，钱聪听得她说到一半，心想成熟美艳的容姨还挺善解人意的，把她环抱起来，让她坐在自

己的大腿上，胸前就贴着那对丰满的豪乳，像是奖赏般猛烈抽插了几下，容紫音本来就提心吊胆，一时无备，忍不

住呻吟出声，忙媚眼横抛，掠过钱聪的脸上，示意他不要乱动，腾出玉手伸至两人下身结合处，握住那条停留在自

己蜜穴里的粗壮肉棒，又好似故意挑逗他一般，青葱玉指轻轻揉捏起停留外面的棒身。

容静听得奇怪，「娘，你是不是生病了，要不要紧。」心想，娘今天的叫声怎么跟平时不一样呢，明明不像是

痛苦的声音。钱聪故意装作没有看到，仍不疾不徐的耸动阳物，缓慢在容紫音的蜜穴里进出，在别人面前奸淫她的

母亲，心里有种无比兴奋的快感，容紫音抿着性感小嘴，忍住不让自己失声，咬牙慌忙补救道，「没关系，休息下

就好了，我要睡了，你也早点回去睡吧容静不疑有它，放轻脚步离开母亲房间的门口。她哪里知道淫靡的场面在房

间里激情上演，自己艳丽成熟性感撩人的母亲正成为被人奸淫任由品尝的美肉，头发凌乱斜挂在钱聪身上，肥厚饱

满的阴户紧贴着少年的下身，湿润紧凑的蜜穴插着坚硬无比的肉棒，胸前的睡衣解开挂在腰上，那对颤巍巍的白嫩

乳肉落在他的手里，被挤压出各种形状，还毫无羞耻地迎上性感丰唇任其品尝，一点点吞下钱聪故意滴入的口水钱

聪听得外面没声音了，重新大力的鞭挞起容紫音的丰臀，少年暴怒的阳具猛烈进出熟美艳妇湿润滑腻的肥厚阴户，

被子里发出沉闷的肉体撞击声，他伸出舌头闯入容紫音的温润小口，吸吮她口内香艳琼浆。容紫音抵挡不住如潮的

春意，激烈回应着搅动他的舌头，口中发出满足的娇腻声，肉体与他热烈的缠绵，胸前那双沉甸甸的巨乳上下摇晃，

肥美圆润的丰臀随曼妙腰枝婀娜款摆，显得淫荡糜霏之极。

钱聪亢奋得几乎为之疯狂，喉咙里不时发出低沉的吼叫，肉棒上传来的蜜穴连绵不绝的快感，爽得几乎就此射

了出来。「射吧，就射我身体里面，让我也怀上你的孩子」，容紫音感受到他的勇猛，觉察到他已经到了崩溃的边

缘，主动挺动胯间，死死缠住钱聪的腰部，湿透的蜜壶准备迎接他的每一轮发射，现在的她已被这个和自己儿子同

样大小的少年不错弄的春情大动，早就把内心的羞耻抛到了脑后，也顾不上伦常，有的只是快乐和满足。钱聪听得

她的淫声浪语，一插到底，龟头紧密接着花心，完全把她的子宫当成浇灌的蜜壶，所有的存货一股脑儿的射了出去，

内心大声的欢呼呐喊，「我不错了心目中的女神，终于占有面前这具高贵艳熟的肉体了」，等射出体内的全部精华，

浑身酸软，也不惧怕自己在容家的府里，就搂着身边的熟妇，趴在肉香盈盈性感活腻的肉体上沉沉睡去。

容紫音还没到得高潮，心想身体都让他父子俩给干了，睡了也不大紧了，也就这样让他搂着，抽出玉手伸入跨

间淌着钱聪阳精的淫穴，想象手指就是钱多那条进出自己体内的硕大阳具，自摸抚慰了半天总算消了欲火，感觉有

点累了，不一会儿也竟睡去。第二天清早，钱聪醒来再度攀上艳妇胸前的那对高耸乳峰，鼻子大力嗅着，入口的都

是淡淡女体幽香，「容姨，我以后还会来找你的。」

不要了，会被你父亲发现的「，容紫音梦呓般低语，却是夹紧双腿，不让他的手滑落幽谷」那就最好不过了，

要是我父亲知道了，一定会把你让给我的「，钱聪在她玲珑浮凸的娇躯上大逞手足之欲，在玉腿上轻轻抚摩几下，

肌肤滑如凝脂，极有弹性，隐隐可见被子内透出的粉致肉光，」我可是他唯一的儿子，他以后老了还得指望我呢他

把容紫音翻过去，抬起她的腰部，像狗一样的姿势趴在他面前，雄赳赳的肉棒再度狠狠插进胯间的蜜穴，在她的身

后狠抽猛插着。

容紫音由于刚醒，还没有完全回过神来，蜜穴就已插入他的肉棒，也没觉得自己此时的姿势是多么的羞耻和淫

荡，只是身体跟随着体内美妙快感的刺激本能地迎合，口中不时发出荡人的轻轻娇吟。

钱聪拍打着她肥美圆润的丰隆翘臀，不时去握她胸前那对随曼妙腰枝款摆而摇晃不止的沉甸甸巨乳，看着自己

粗长的肉棒在她的蜜穴里进出，神驰心荡，很快就再度射在了她的体内，把那股原始的精华深深灌进她的子宫里。

天色渐渐亮了，外面也开始有了点响声。

你赶紧走了，再不走就要被人看见了「，容紫音心中唾骂不止，父子俩都是一般龌龊，我岂不成了你们的玩物，

日后当要谨慎防备，声音柔媚却带着不可抗拒的韵味，」一会下人就要起来，你想出去都不成了。「

钱聪也生怕被人瞧见，慌忙穿好衣服，看准此时没人，猫一般窜了出去，一溜烟跑没了。

待钱聪离去不久，容紫音抚摩着自身的嫩肉，想到该怎么解决朝廷贡品的办法了，很显然自己熟艳的身体对男

人很有吸引力，薛知府也是男人，不可能不好女色，，反正身体也已经让人给玷污了，只要套出他的话，容家就有

救了，她匆忙起床，洗净了被玷污的身体，去找容琳商量珠宝行的事了。

（６）

携手美人归话说秦澜搬到容府上住，总想不透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一晚上辗转反侧，又是失眠，此时天色

已大亮，遂无心睡眠，起身信步闲庭，在容家的后花园里转悠。容家后花园前后蜿蜒，秦澜感叹，有钱的主果然与

寻常人家不同，后花园也甚是繁华宽广，花草树木开得正好，花红叶绿，生机盎然，一阵阵幽香从花丛中传出来，

闻入鼻中沁人心脾。秦澜并非爱好赏花，先前未有闲情雅致的心性，此时心中了无牵挂，一时间只觉得大自然一片

美好，所有花草树木都是那么赏心悦目，竟也陶醉其中，在花间石子铺成的小径停停走走。「你是何人，为何会出

现在这里」，面前转出一位娇艳美丽，酥胸山峦起伏的青春少女，皎洁如月的面容清淡冷冽，容光照人，毫不客气

地挡住了他的去路。

秦澜住在容府上，人在屋檐下，逢人低三分，连忙作揖道，「在下秦澜，是为容公子的朋友，承蒙容公子照顾，

昨日就暂居在府上。」

那少女一听便知，欠身还礼，「原来你就是三弟的朋友，他常跟我提到秦公子呢？」

容静偷觑眼前的少年，神态淡定从容，气质出众，宛然一个翩翩浊世美男子，她本就由容韶华处听得秦澜风采

出众，便对他产生好奇，怀春少女一旦心里想着一个男子，自然而然就生出一丝若有若无的情意，此刻她心头有如

小鹿乱撞，扭捏不安，还好她处世向来都是冷若冰霜，一副冰冷冷的样子，任谁也瞧不出来她的心中所想。容家的

女子怎么长得这么养眼，若是在容家呆得久了，自己难免会呈现性饥渴的倾向，秦澜暗中吞下一口口水，心想自己

住在容家，和她自然是朝夕相处，近水楼台先得月，何不趁此机会把她追入手中，一时间情痒难耐，来了兴致，「

哦，在小姐面前他是怎么说我的，骂我呢还是夸我呢。」他问这话其实有两层意思，一想了解一下以前的自己是什

么样子的，二要将有限的想法应用到无限的实践当中去，满脑子自然都是少儿不宜的龌龊内容容静嫣然一笑，「秦

公子做过什么坏事吗，怕别人说你坏话」，若是寻常女子一笑，也不见得这般动人，容静静如处子，冷若冰霜，一

笑间仿佛梅花绽放，冰雪融化，似身临冰火两重天之境，真可谓「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可惜秦澜

并不悉知眼前的容静向来不苟言笑，就是她的家人都很难看到她的笑容，要不然他一定会受宠若惊，「让我想想」，

他摇头晃脑，故做沉思状，陡然龇牙咧嘴一笑，「我想不起来了，做过的坏事太多了，不知小姐有没有兴趣了解一

下，在下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不过不能让他人听见，要不然小命可就不保了。」容静红着脸哑然失笑，也依

附着他言语中的意思，「秦公子既然坦然相告，小女子洗耳恭听，秦公子的坏事一定有趣得紧吧。」「有趣？小姐

一会可别害怕了。」

本来男女授受不亲，两人都是身处容府，加上此地没有外人，容静又对秦澜素来就有好感，因而说起话来亲近

不少花园中有一水湖，湖中筑有一亭，秦澜乐了，容家后花园还真个是谈情说爱的好地方。容静久居闺中，向来少

与男子接触，何况秦澜本身又极为出色讨人喜欢，在秦澜时而露骨时而大胆甚至可以说是无耻妄为的爱情攻势中，

完全是一面倒的趋势，很快就在他面前举起了白旗，不仅闺名，就是生辰八字也差点让他得了去。

秦澜更是在书院放学后，每天跑去后花园与容静幽会，未走到亭子里，便瞧见那抹凭栏远眺的曼妙身影，宛如

等待丈夫归来的妻子，在和煦的夕阳里端庄娴静，有着说不尽的温柔。一切都有如在梦境中。

秦澜从来不曾注意过女子的神态举止，心头一时思绪万千，竟是痴痴得看呆了，同时却好象有一丝明悟，这不

就是自己梦寐以求的女子啊他悄悄地走到容静身后，把头靠在她的香肩上，伸手揽住她的腰。

怀中的女子大惊，身体变得僵直起来，挣扎一下，闻得熟悉的男子气息，猜知身后之人的身份，就安静下来，

全身放松地依偎在他的身上，任时光悄悄地流逝。

两人先前只停留在只言片语中，从未有过身体上的搂抱接触，关系仿佛一下子变得亲密起来。

秦澜搂得够了，放开她，就坐在她的边上。

「秦公子，这几天可是我最为开心的几天呢」，容静在秦澜的面子展现小女儿的姿态，咬着嘴唇，冷若冰霜的

俏脸上说不出的羞意秦澜心中窃喜，乘胜追击，「容小姐的这番话是不是有什么暗示呢，很容易让小生会产生某方

面的联想。」

他趁势两眼紧盯在容静红晕的俏脸上，不放过她此时的任何一个细节。

容静心头一片明亮，就想把自己托付给他，又怕他轻看了自己，低埋臻首，局促不安得玩弄着衣角，「秦公子

说笑了。」

成功就在眼前招手，秦澜胸有成竹，看她样子便知她已动心，眼前这位漂亮的可人儿就要非自己莫属了，他双

眼在容静的娇躯上下游走，她穿着一身白色薄衫，上身罩了件浅黄色的短袖，裙脚拖曳，两腿并拢，坐姿端庄，微

风拂来，飘起额头的青丝，当真是动人之极，一股暖流从小腹处升起蔓延到身上各个角落，「我们这算不算定情了

呢。」

容静「啊」的一声，声音低不可闻，「秦公子认为是便是了。」她只给他淡淡的一瞥，明眸顾盼，双眼迷蒙，

似要滴出水来，神态间媚意撩人。

秦澜若是连这么明显的意思都听不出来，那就是白活了，虽然他内心已经把没碰到容静前的日子都划到白活里

去了，他心下欲焰大炽，遂挪动身体，贴近容静火热的娇躯，一把搂住她，「小姐不怕引火烧身么。」容静浑身一

颤，美目大睁，「秦公子莫非视我举止轻浮吗？」「怎么会呢，秦澜何幸，能得小姐厚爱」，他的脑海里浮现出一

副春色满室图，双手在容静凹凸玲珑的躯体上游走，将她环腰抱起，在她柔腻的臀背上温柔抚摸。

他忽然发觉有一颗晶莹的泪珠正从容静娇艳的脸上往下滑落，低头便把它吻掉，「亲爱的，你怎么了。谁惹我

的静儿不高兴了。」

就是眼前这个俊俏孤傲的少年偷走了她的心，他就是那个自己等待着盼望出现的男子，容静泪珠一滴滴顺着脸

颊滑入，痴痴得看着他一会儿，一时面色如潮，神情却是凛然，「秦公子，妾身心系于你，望你早日下聘，向容家

提亲，娘亲定会问妾身，若是妾身同意，娘亲必会答允这门亲事的。」她得知秦澜父母双亡，家境贫寒，怕是连聘

礼都买不起，便拿出她这些年攒下来早就贴身带好的私房钱，「秦公子，这是二千两银子，你拿了去，挑些聘礼，

请人择个吉日就前来向容家提亲秦澜的心跳得厉害，她还真是懂事呢，自己两手空空的来到这个时代，没摊上好的

家世，算是一无所有，要真个自己想办法还真得很麻烦呢，他将脸靠在她柔顺的黑发上，轻轻得摩挲，接过还散发

着淡淡女子体香的香囊，触手温热，」

静儿，以后我就叫你老婆，你也不许叫我秦公子，要叫我老公。「

容静抬起嫣红的俏脸，茫然望着他，不解地问，「什么老公老婆，老公公老婆婆么，才不要，我们还没那么老

呢。」

老公老婆就是丈夫和妻子间的称呼，只有丈夫和妻子间才可以叫，你以后就要这样叫我，知道吗「，秦澜抱她

在怀里恣意爱怜，双手也在她丰满滑嫩的娇躯上索取妄为，两人的身体也紧密接触在一起，再无半点隔阂。

「恩」，容静嘤咛一声，整个身体完全贴上了秦澜，与他身体肌肤相处，情动不堪，柔媚得几乎要滴出水来，

意识却兀自清醒，丰腴的娇躯作出轻微的扭动，呢喃低语，「老公，不要了，让下人看到会被笑话的，等以后成亲

了，你想怎么要我，我都依你，任由你轻薄好不好。」

乖乖，老婆，哪里会有人来，看到了也不要紧的「，秦澜把什么教条都抛到了九霄云外，有花堪折直须折，莫

待无花空折枝，忘情轻舔怀中玉人柔嫩的耳垂，往下吻起她雪白优美的脖子，」我是你的老公，你就要听我的话，

知道吗。「秦澜清楚古代女子谨遵三从四德，他当然不会放过对自己有利的物事。

容静见情郎执意如此，也没有再挣扎反对的意思，善解人意的她温驯得靠在秦澜身上，亲昵地把娇颜贴在他脸

上，任由他双手在自己的身上游动，诱人娇俏的嘴角也泛起丝丝缕缕的春意，美丽丰润的红艳小嘴微微开合，从瑶

鼻处发出腻人的轻微娇吟声秦澜并不想现在就要了她的身子，哪怕他想要容静一定不会拒绝，他这几天和怀中小鸟

伊人的女子相处，深深喜爱上她柔情似水的温驯，想着女子看重的就数贞节，如果没有合理的名分要了她，说不定

会伤害到她，这么一想，便考虑着早点向容家提亲了。

秦澜真的很幸运，他遇到容静前根本不清楚她的性格，若是知道那么一点，他定不会像现在这么热情，甚有可

能在自己的追求名单列表中划去，毕竟高难度的事情，他可不想玩火，也就凭靠这么点运气，他便把冰山美人给融

化了，每日都能怀拥解语花，软玉温香，莺声燕语，忘乎所以地把说过的豪言壮语抛在脑后，沉醉在温柔乡里，好

不快活。

容府后花园里的一对少年私订终身，这是容韶华始料不及的事，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最是冷艳端庄的二姐，

会在短短几天内就陷落入了秦澜为她编制的情网，而此时的容家已经处在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也许任何事物都有它

兴衰荣辱的过程，容家在杭城这么多年了，在一个安乐的环境里面习惯了，已经缺少了足够的敏锐和洞察力，对突

如其来的灾难也失去了应有的抵抗，渐渐走向了一条朝向衰亡的道路。【完】